

AOMENRENWENCONGSHU

澳门人文丛书

(澳门) 黄晓峰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 澳门 现代艺术 和现代诗 论评





# 澳门人文丛书

主编：李鹏翥 杨匡汉

(澳门) 黄晓峰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 澳门 现代艺术 和现代诗 论评

A  
O  
M  
E  
N  
R  
E  
N  
W  
E  
N  
C  
O  
N  
G  
S  
H  
U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澳门现代艺术和现代诗论评 / (澳门) 黄晓峰著 . - 沈阳 : 辽宁教育出版社 , 1999. 12

(澳门人文丛书 / 李鹏翥、杨匡汉主编)

ISBN 7-5382-5585-0

I. 澳… II. 黄… III. ①诗歌 - 文学研究 - 澳门 - 现代 - 文集 - 文集 ②艺术评论 - 澳门 - 现代 - 文集 IV. I206. 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2399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辽宁美术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数: 187 千字 印张: 8 3/4 插页: 4  
印数: 1—1 000 册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责任编辑: 乔 平

责任校对: 侯俊华

封面设计: 谭成荫

版式设计: 赵怡轩

---

定价: 14.00 元

策划：乔平

---

## 总序

杨匡汉

亿万观众看过电视片《澳门岁月》。令人难忘的是七岁小女孩领唱的歌曲：“你可知‘Macau’不是我的真名姓？/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母亲，我要回来，母亲！”**Macau**是澳门的葡文名。歌者动情，听者慨叹。歌词是我国现代著名诗人、学者闻一多先生于1925年11月发表的诗篇《七子之歌·澳门》。那是国疆崩丧的年代，闻先生以拟人手法，抒发了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忧，以励国人之奋兴。如今，太久太久地失养于祖国、受治于异邦的澳门终重新回归祖国怀抱，不能不说这是继香港回归以来中华民族的又一盛事。它标志着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管理、占领历史的终结。

澳门虽小，但意义重大。即使从文化的意义上去看，它也堪称是一个很有特点、很有价值的地方。

以“欧洲中心”的狭隘视点，澳门被作为“落后的东方”的一部分来看待；依“天朝心态”的偏执主张，澳门被称作边陲的“文化沙漠”而得不到垂青；若是论及澳门的历史文化，又有人往往以“从东方的梵蒂冈到东方的蒙地卡罗”去概括。

那么，作为有着两千多年中华文化薪火蔓延、四百多年开埠史的这方水土，究竟有没有文化生命？它的真实价值又何在？它对内地乃至整个中国的近现代文化做出了什么贡献？

澳门的文化价值，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向度去作观察与判断。

以历史向度去看，澳门的近代海上“丝绸之路”中具有特殊地位，其在海上交通、对外贸易、宗教传播以及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产生过重大影响，一度成为中国人瞭望世界文化的一个窗口，成为内地对外文化联系的一个通道，也成为西方文化人进入中国的一个桥梁。

澳门的“澳”字，意即海边弯曲可以停船的地方。16世纪80年代至17世纪20年代，澳门的转口贸易盛极一时，形成了史称“丝银之路”的三条主要航线。一是澳门—果河—里斯本航线。葡商将中国的生丝、绸缎和黄金运往印度、果河和欧洲各国；运回澳门白银、胡椒、象牙等物品。二是澳门—长崎航线。从澳门运往日本长崎的货物有生丝、铅、红木和金子，运回的有大量白银和珍异品。三是澳门—马尼拉—墨西哥航线，在这条中国与美洲贸易最早的航线上，输出的有生丝、丝织品和瓷器，输入的则是充当货款的白银。三条航线在中国的外贸中一度发挥显赫的作用。《明史》描绘当时的澳门是“商栋飞甍，比邻相望，闽粤商人，趋之若鹜，”周玄𬀩《径林续记》记载当时出入澳门的外国商船“每一舶至，常持万金”。澳门的地位，几可同当年“丝绸之路”上的敦煌相媲美。

在凭海临风的澳门海事博物馆里，有艘曾出没于澳门港的

双桅帆船格外令人瞩目。它的船身为欧洲设计，而船舵及绞帆机则为东方发明；船只以福建的樟木制作，配有船桅两支。这种用来运输货物以及监视与对抗海盗的帆船，船员是混合编队的，其中三分之一是葡萄牙人，三分之二是中国人。中葡两国的船员，终年奔波于近代海洋的丝绸之路上。

遥想当年，一艘艘双桅帆船成为澳门港的一道风景。双桅帆的扬举，标志着一直自东向西、由中国起航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已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由西方海霸葡萄牙抢先的、逆向性近代海上丝绸之路从西向东的扩展。这里，有走私、掠劫和殖民的履痕，有贩卖鸦片和苦力的罪恶记录，有无数华工被迫纵火焚船而活活烧死的“欧洲文明的耻辱”……不过，世间事物常有其两面性，双桅帆划开的海上交通，却也使澳门在对外贸易、宗教传播和中西科技文化交流中成为一个异数，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并产生过重要影响。

初期来华的利玛窦、罗明坚等耶稣会士，最早就是通过澳门踏上中国本土的。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了整整 28 年，剃发去髡，换僧袍，穿儒服，娴熟地掌握了汉语，其 20 多种著作大多用中文写成，如《天主实义》、《交友论》、《记忆法》、《畸人十篇》、《西琴八曲》等等。他甚至和他们合作了《几何原本》(徐光启笔述)、《同文指算》(李之藻笔述)、《万国舆图》及《音韵字典》(与郭居静合撰)等科技学术著作。为利玛窦西学东渐、融入中国的经验所鼓舞，澳门遂将原圣保禄公学升级为圣保禄学院，并开设了世界上最早也最专业化的“汉学中心”。罗明坚同样精通汉语，其著作《圣教实录》是西方人用中文写成的第一部阐释基督教义的专书，流传甚广。基督

教文化混合文艺复兴人文思想和西方科技实用知识，逐渐为中国先进知识者吸收而转化为近代中国趋向开放的批判武器。从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到洋务运动时的著名人物郑观应、容闳，从民族英雄林则徐到身为基督徒的孙中山，都程度不同地与来自澳门的文化影响相关，澳门成了一批志士仁人萌发变革思想的发轫地。

双桅帆船让文化泅渡和互动，既有“西学东渐”，也有“中学西传”。传教士们本意是传教以感化异端，到头来却倾倒于数千年中华文明，把中国传统文介绍到西方各国去。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开创了中西字典的先河，马若瑟的《汉语札记》让洋人认识中文的奥秘，《尚书》、《大学》、《中庸》、《论语》、《春秋》、《老子》、《淮南子》等等典籍被翻译成英文和葡文在欧洲弘扬，卫匡国的《中国史初编》、曾德昭的葡文《中华帝国志》引起了西方人极大兴趣，白晋从澳门回国时也随身携带3000册精印的中国书籍。中国对西方的文化传播主要是观念上的，受利玛窦影响的哲学家莱布尼茨就这样说：“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文明，是大陆两极端的两国，欧洲和东海岸的中国，现在是集合在一起了。我们从前谁也不曾想到，在这世界上有凌驾我们的民族存在，但在事实上，我们却发现中华民族了。”也难怪澳门文化司前司长、土生葡族诗人马若龙如此怀恋“中国祖母”：“我的中国祖母/很久未在那面中式镜子里/出现在我的眼前/她随同最后一场雨/随同那收获的稻穗/一去再也不复返。”（《祖母的镜子》）

问题的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澳门的文化价值来自于中华文化衍存的历史。占人口比例96%以上、构成澳门社会

主体的华人，始终以自己的母体文化为传统。尽管澳门地处南中国之边陲，但中华文化之博大、自足和稳固始终为澳门同胞所维系。这里的同胞呵护了、也养育了历代南来的文人和作品。中国杰出的戏剧家汤显祖因万历十八年上疏弹劾大学士而遭贬，1591年10月到澳门羁旅短暂，留下《香澳逢贾胡》、《南海江》等一组脍炙人口的诗章，成为澳门最早的文学记录。其后，“义不帝秦”的明清仁人志士纷至沓来抒情申志，酿为笔底波澜。如削发为僧的迹删和尚在普济禅院著有《咸堂文集》十七卷；过山人生活的张穆寄忧国忧民于《澳门览海》等诗篇；向郑成功献计谋取金陵的屈大均，其组诗《澳门》、《咏西望洋》等大气包举。至于宦旅澳门的官员或名流，每有所至必有吟咏，如首任澳门同知的印光任的《濠镜十景》、郑观应的《澳门感事》、丘逢甲的《澳门杂诗》、康有为的《濠镜观马戏》、汪兆镛的《澳门竹枝词》等等，也为中国山水景物诗添加了新例。而印光任和张汝霖的《澳门纪略》，名画家吴历的《三巴集》，陆希言的《澳门记》，还有明人笔记如叶权《贤博编·游岭南记》对澳门风俗习惯的记载，等等，亦为今人留下了关于澳门的丰富的人文资料。本世纪20年代创立的澳门第一个诗社——雪社，在乱世中抒发内心感慨和记述澳门见闻方面独领风骚。30年代又有“晓钟剧社”、“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等活跃于抗日救亡运动中。这以后，尽管澳门的文化地位渐被香港替代，但仍然可以看到薪火传承的断断续续的光亮。

从现实角度去看，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的文化停顿后，80年代以降经济的复苏带动文化的中兴，

澳门在建立“文化都市”形象方面有了新的起色。

“澳门只是赌城”之说已为濠海新貌证实此言不确。根据联合国的一份综合评估报告，澳门目前在全球排列第 26 位，跨入高度人文发展地区行列。从 1982 年开始，澳门本地生产总值平均以 7% 的年速度增长，人均本地生产总值列亚洲前茅，至 1995 年，澳门人均本地生产总值已超过 1.8 万美元，高于“四小龙”中的台湾地区和韩国。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澳门已形成以出口加工、旅游博彩、地产建筑和银行保险为四大支柱的多元经济结构。传统工业日趋式微，新型行业不断涌现。1995 年底，澳门国际机场的通航，使对外联系更见活跃。抛开治安因素，澳门的确是面向世界开放的地方，是宁静、清爽、盆景式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欧洲风情交融的城市。

经济鸣锣，文化唱戏。1981 年 10 月私立东亚大学（1988 年重组为澳门大学）的崛起，结束了澳门没有高等教育的历史。澳门基金会的创设，为民间文化建设、教育活动、社科研究等提供了一定的支持。“澳门笔会”、“五月诗社”、“澳门中华诗词学会”、“澳门文化研究会”、“澳门写作学会”等民间文化社团，集聚群贤，朋侪唱叹已成风气。《澳门文化杂志》、《澳门笔汇》、《澳门写作学刊》、《澳门现代诗刊》、《镜海诗词》、《蜉蝣体》、《恒升》、《青鸟》、《澳门学生》、《浪花》等刊物，以及《澳门日报》的副刊“新园地”、“镜海”“学海”，和一度出现的《华侨报》的副刊“华林”、“斑斓”，《市民日报》的副刊“东望洋”等等，亦如雨后春笋。以大文化观切入运作机制，视野开阔、内容丰富的《澳门论丛》、《濠海丛刊》两套系列丛书，荟萃了人文研究与文学创作的精华。有中葡双方专家学者出席的“澳门历史文

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指涉滂溥，启迪漫漫，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澳门的本土影视也初露曙光，广东、澳门和葡国合作的《大辫子的诱惑》同时获葡国第25届费格拉达福兹国际电影节特别奖和中国第19届百花奖最佳合拍片奖。澳门与大陆内地出版界的合作，近年来亦越来越密切。

这样，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澳门文化是中国文化长河中汨汨流淌、延伸并具有相当特色的文化，是中国文化在澳门地区生长的“根性果实”，也是中西文化历经400年磨合的产物。从这一视界出发，我们不难看到澳门的文化源流和文化碰撞、融合中衍生出来的价值形态，看到这一价值形态背后的历史语境和文化意义，看到它近代以来如何被边缘化以及如何可能由“边缘”返回“中心”的文化旅程。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在谈论澳门的文化价值时曾说：“澳门在400年前，明代的末叶，是欧风东渐的突破口所在。”内地著名作家王蒙以地道的北京话形象地表述了对澳门的价值的概括：“澳门是把本土文化与西洋文化放在一堆儿的，东西文化在澳门可以‘和平共处’。澳门在历史上是没有关闭的窗口，中国需要联系世界的渠道，中国需要澳门这样开启的窗口。”我想补充的是，澳门这座“文化之炉”所融合的历史与文化，对当今与未来推动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也是一个贡献。

如今，随着新世纪的涛声响起，澳门及其文化的发展又将迈入一个新的阶段。未来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对澳门的文化建设将会有统筹安排。可以确认，澳门在发展经济、增长社会财富的同时，建设新的“文化都市”也将成为发展目标之一。人类社会的发展证明，当一个地区、一座城市找到自己文化格局的

时候，就意味着找到了自身的生命定位和精神品格，也就有了令人尊敬的理由。北京正在推行“首都形象工程”，文化是其中很重要的内容；上海提出自己的文化战略，努力建设当代中国人的龙头文化；广东倡导“朝阳文化”，旨在拥抱巨人精神。那么，澳门在文化上如何与时共进、与世共新？澳门文化既然有磨合、融合、和合的传统特色，可以而且应当扩大包容性和吸纳性，既密切地联系内地又面向世界开放，创造新的、更具国际风味的、真正的东西方对话的文化环境和学术环境。它好进一步沟通与外界的文化关联，好吸引更多的文化人来这里“漂泊”且圆梦，好为多种文化艺术提供健康的探索与创新的实验场，也好培育一批新型的作家、艺术家和学者。澳门有望形成又一个在中国无可替代的文化码头。这当然要靠全社会的努力，但文化人也须有此眼光并玉成其事。

出于对澳门的一份热心、一种文化参与，1998年夏秋之交，我和李鹏翥先生、乔平先生商议筹划一套关于澳门人文面貌的介绍性、论评性的丛书，一是让更多的内地人通过这套丛书了解澳门，了解这一片有特殊意味的“文化绿洲”；二是对澳门当地人文作者的研究成果作一番粗略的检阅。在东望洋海边茶座的对谈、在多次长途通话中，我们都有这样的同感：人类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有时分化，有时混合，澳门的人文特色，确系长期磨合而成。澳门人平和、质朴、友善，保护文化遗产很在意，也对文化的发展有内在的渴望。这对我们编辑工作自然是一种无形的鞭策。为了做好作者的联络工作和资料的搜集整理，身任《澳门日报》总编辑的李鹏翥先生，还特意指派其属下得力的副刊课、副主任廖子馨小姐，协助我和辽宁教

育出版社乔平先生处理诸多庶务。而澳门地区的一些作家、批评家、人文工作者，也热情地支持丛书的举措。我们谨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应当说，这套包括《澳门古今》、《东西交汇看澳门》、《澳门现代艺术和现代诗论评》、《水湄文语》、《澳门写真》在内的“澳门人文丛书”，展示的仅仅是澳门丰富、独特的人文风貌之一斑。澳门的文史、文化、文学等等多方面的人文资源尚有待充分利用与开掘，对于“澳门文化”的了解与研究，并使之历史化、文化化、人类学化，无疑是值得继续下去的课题。澳门的文化价值不仅为中国人，也当可为人类共享。如今，澳门上空回荡着庆祝回归的欢声笑语，澳门文化已落实于中国整体的人文命运之中，希望和憧憬印在人们莲花般的笑容上。愿澳门的明天更美好，愿澳门的文化星光灿烂，这是我们深衷的祝福与期待。

## 自序

此书主要收集近些年我在澳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有关澳门现代艺术和现代诗两个方面的评论。

中国人有句趣话，叫“无巧不成书”。我把澳门的“现代艺术”和“现代诗”这两种从表面上看来互不牵连的东西扯进同一本书里，可以说亦纯属巧合。

尽管我个人的业余兴趣一直都维持在东西方美学与文论方面，然而倘若让似水流年往回倒溯到 80 年代初期，我的脑壳里绝不会出现“澳门现代艺术”和“澳门现代诗”这两个多少具有现代主义因素(更多的是“前现代主义因素”)的组合概念。当然，这儿所说的“现代主义”或“前现代主义”(或许还有人提及“后现代主义”)只适合今日澳门的情况，但有一个前提是，它主要是以澳门 80 年代之前在文学和艺术视野所呈现的整体之传统特色作为参照系而言的，而且主要指澳门华人社会，个别的例外却必须从澳门以外的地区去追寻蛛丝马迹。

从历史方面观察，虽然中葡(或称之为东方和西方)的文化交融经过四百年的潜移默化，尤其是从宏观方面着眼，这种文化交融具有极其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力；然而倘单从文学和艺术方面而言，长期以来，聚居于澳门的华人作家、艺术家与葡人作家、艺术家的交往以及相互对彼此的创造力的认识一直非常

有限，这种隔阂(主要是创作语言的隔阂)对双方来说都是非常遗憾的事。到了本世纪 80 年代，澳门的文学和艺术开始呈现一种逆向交流的趋势。无论如何，澳门的中葡居民在文学和艺术方面的交往，不仅是中葡文化的一种接触交融，而且可以看作是东西方文化的一种接触交融。所幸的是，接近 90 年代的三五年，仅以绘画方面而言，澳门呈现出一种东西文化交流的强烈意向。以澳门文化体·现代画会为例，它参加了多次国际画展，得到出乎意料的好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标榜现代主义的画会拥有中国籍的华人画家和本地土生土长的华裔画家，以及土生葡人画家和来自葡萄牙的葡人画家，其创作呈现出一种全方位开放的兼容并包的态势。我认为，这是很值得重视的一种文化现象。

毋庸置疑，文化开放与文化交融应为澳门文化的特征。正是 80 年代的移民潮为这块因具有东西方生活方式互相渗透而产生诱人魅力的弹丸之地增添了生气。这不仅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猛进方面，也表现在文学艺术创造力的突发方面。在文学领域，极具前卫性的澳门现代诗的突发趋势是颇为惹人注目的，仅以五月诗社的澳门诗人群体而言，已明显地呈现一种辐射性的格局，鼓吹超前意识，提倡创作多样化。澳门的现代诗一起步就走向华人文学世界，澳门的现代诗人亦以世界华人文学的坐标系作自己的目标定向；而当澳门一旦树立自己的文学形象时，亦将相应地大大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澳门诗人多半是新移民分子，尤其是他们的新生代，正在成长为崭新的崛起的青年诗群，他们为澳门的华人文学带来了新的诗情感受和新的诗意语言。

我把这几年写的有关澳门现代艺术和现代诗的稿子凑合起来，两方面的篇幅不相上下，所评述的画家与诗人亦旗鼓相当，这是很有趣的“巧合”。我想，这种“巧合”也许有其必然性，因为它们的出现是在同一个社会背景之前发生的，然而对这种“巧合”现象的深入比较研究，不是我力所能及的。我对于澳门现代艺术与现代诗两个方面，确实没有任何评头品足的资格。有人认为文艺批评就是大开杀戒，抡起板斧排头砍去，以炫耀批评家的英雄气概。我却无奈自己绝不是“批评家”，从来不会玩杀人的把戏，即使看出对方的严重毛病，也只期望能找出疗救的办法，况且现代的澳门无论是艺术还是文学，仍然是孪生的新生儿，畸形好丑都不应加以扼杀的。或许是因此之故吧，我偶尔爬爬格子写些评论文章，完全出于兴之所至，只能算是吹吹口哨敲敲边鼓而已。总之，我认为在澳门的艺术界和文学界，当务之急须先打破门户之见和消除小生产者习气，大伙儿都朝 21 世纪的澳门看，不就都有奔头了么？

我在澳门多年，原先压根儿不认识陶里和缪鹏飞两位先生，论及他俩的文章是在读了《紫风书》和看了缪鹏飞画展之后“路见不平”而为之的。《紫风书》的序言是一位香港知名评论家写的，竟说陶里近年创作的“现代诗”反而不如二十年前写的“新诗”。为此我花了整整两个星期工夫去细细咀嚼陶里的诗集，发觉完全不像“名家”说的那回事儿，于是提出自己的看法。文章硬着头皮写出来了，一时却没有地方发表。缪鹏飞画展我独个儿去看了，而且看了三次，展场冷冷清清，似乎三次都只有我一个人呆在那儿，那些极具东方美学品味的现代抽象作品竟然没有人报以青睐。我觉得对患有现代艺术冷感

症的澳门观众解释一下现代主义美学特征是很有必要的，希望澳门人不要抛弃自己的艺术家，于是在一家报纸专栏里说出了自己的看法。然而，澳门的现代主义艺术活动和文学活动并没有销声匿迹。万万意料不到的是，只经过三五年的时空转换，澳门文化体·现代画会的艺术家们和澳门五月诗社的诗人们都成为我尊敬的朋友，他们的出色表现是有目共睹的。虽然我在评介他们的作品时因自己水平所限而对他们(以及别的艺术家或诗人朋友)的出色成就未能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估，然而也足以引以为荣了。为的是经过他们孜孜不倦的追求和辛劳卓越的创造，已多少点缀了澳门文学艺术风景线上的单调景观，恐怕再也没有人翻白眼指斥澳门只是一块“文化沙漠”了。

看来，这本书的浮躁和粗糙倒是需要接受指正的。请读者不吝赐教，如果您有耐心看完它的话，我已非常感激了。